

巴比特

193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

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解读商业文化的力作

下

Sinclair Lewis

【美国】辛克莱·刘易士

李斯◎等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巴比特

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

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解读商业文化的力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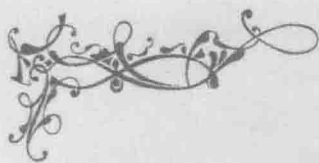
下

Sinclair Lewis

【美国】辛克莱·刘易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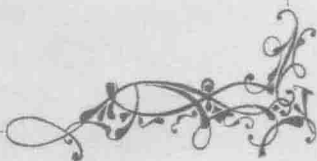
李斯◎等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下 册

Collection of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





第十五章

*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
for literature*



他迈向成功的途径并非一帆风顺。

声名并没有为巴比特一家人带来期待的社会地位。他们既没有被邀请加入吐纳旺达乡村俱乐部，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联盟俱乐部所举办的舞会。巴比特本人感到烦躁了，他毫不在意所有那些挥金如土的家伙，不过他太太倒乐意周旋在那些总经理董事长之间。他焦急地等待着大学同班同学的聚餐，跟那些社会领导人，如百万富翁包商查莱·马克贝，银行家马克斯·卡鲁格，工具制造商欧文·泰特，室内时髦装潢家艾得伯特·道卜生，共度一个亲昵热闹的夜晚。按理说，他是他们的朋友，如同大学时代一般，当他遇到他们时，他们仍唤他“乔其”，但现在他似乎很少碰到他们了，他们从不邀请他参加他们在皇家住宅区的宅第中的餐宴（有香槟和司膳的侍者）。

这次，在同学会聚餐前，他整个星期想着他们。“现在，可没有理由不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密友啰！”

2

以所有真正美国人的娱乐和精神的表达方式，1896 级的聚餐会完全组织起来了。聚餐委员会如同销售公司一般策划着，每周一次发出一份提醒卡：

备忘录第三号

老友，愿意与我们共度闻名的州立大学校友的聚餐吗？1908 级的女校友有百分之六十出席她们的聚会。我们这些男孩可以输给一群女孩儿吗？请光临吧！老友，让我们真诚地相聚在一起，搞个热热闹闹的餐会。精美的餐点，简雅的交谈，共享过去欢乐日子中的美好回忆。

晚宴在联盟俱乐部的私人房间内举行，俱乐部是一幢昏暗的建筑，由三栋矫饰的住屋拼成，入门大厅像储藏马铃薯的地窖，虽然没有如运动俱乐部般华丽，但巴比特进入大厅仍感到窘困。他向门房点头，那是一位穿蓝色燕尾服，钉着铜钮扣，傲慢的老式黑人，他昂然踱过大厅，试着使自己看来像一位会员。

有六十人来参加餐会，他们成堆聚在门厅，挤在餐室，电梯的每个角落，他们努力表现出亲密与热诚的模样，每个人完全以大学时代的姿态展现在别人面前，好像现有的胡须、秃顶、凸腹全是为了这一夜而做的逗趣的伪装。他们彼此惊叹说：“你一点也没变！”对于那些已不复记忆名字的人，则说：“喔，哦，很高兴再见到你，老友。你是做——还干同一行吗？”

总有人带头欢呼，或者唱唱大学时代的曲子，然则声音逐渐变弱归于沉寂。尽管他们决意要表现民主，事实上仍旧分成了两组：穿晚礼服的与穿便服的。巴比特（穿着不折不扣的晚礼服）由这个圈子走到另一个圈子，坦白说，他虽然一心向往社交交际，但他仍先寻找保罗·李尔斯特林，他发现他独自一人，看来整洁而沉默。

保罗叹口气：“我不擅于这类握握手，大嚷说，‘喔，看这是谁来了’之类的事。”

“别胡扯啰，保罗巴士，轻松点吧，做个交际家吧！这可是世界上最棒的一群人嘿！嘿，你看来闷闷不乐的。怎么回事？”

“噢，老问题。跟姑拉又吵架。”

“算了吧！我们一起过去，忘掉自己的烦恼吧。”

他一定要保罗留在身边，而又朝查莱·马克贝那边挤过去，马克贝正众星拱月般的站在群众当中，把他身边仰慕者的情绪煽得像座火炉。

马克贝一直是1896级的英雄人物，不只是足球队长、链球选手，还是个雄辩家，并且屡获州立大学的奖学金。他就此力争上游，攫获了原属天顶市最有名的拓荒家族道斯渥兹的建筑公司，兴建了州议会堂、摩天大厦、火车终点站。他的体格粗壮，但并不显得迟钝。他的眼中藏着静谧的幽默，口齿则灵巧利落，足以威吓政客，使新闻记者有所忌惮；在他面前，即使最聪慧的科学家，或最敏锐的艺术家，也感到有所不足，觉得门已有点寒酸。尤其对影响议会的决议，或雇用工业间谍这些方面，他更显得十分从容、可爱、令人满意了。他是个男爵似的人物；是在急速形成的美国上流社会阶层中的贵族，地位仅次于高傲的古老家族（在天顶市，所谓老家族是指1840年以前来到镇上定居的家族）；他的力量，又因不受旧有的清教徒传统中的禁忌和善恶观念所约束，而益发显得威势了。

马克贝平静愉快地周旋在制造商、银行家、地主、律师以及拥有私人司机去欧洲旅游的外科医师之间。巴比特也挤在他们中间，他喜欢马克贝的笑容，希冀因他的恩宠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。与保罗在一起时，他觉得沉稳而能荫庇人，然则在马克贝身旁，便觉得自己既怯弱又仰慕对方了。他听见马克贝对银行家马克斯·卡鲁格说，“对的，我们得和杰拉得·道克爵士商谋一下。”巴比特对于贵族式的头衔有一种民主式的喜爱，他热衷于这谈话的内容了。“你晓得的，马克斯，他是英国人里意志最坚强的人之一，富有得惊人……嘿，嗨，老乔治！马克斯，你看看乔治·巴比特都要比我来得胖啦！”

主席喊着：“请就座，各位！”

“我们坐过去吧，查莱？”巴比特以轻松的语气招呼马克贝。

“好的。嗨，保罗！你这老提琴手近来可好？你打算坐在哪个特别棒的地方，乔治！来吧，让我们抢个位置。一齐来吧，马克斯。乔其，我读过你竞选中的演说。妙极啦！”

经这么一说，巴比特恨不得为他赴汤蹈火了。整个晚餐中，巴比特忙碌极了，一下子笨拙地打着气着保罗，一下子凑近马克贝说，“听说，你将替布鲁克林建防波堤，”他也注意到班上其他分子，杂乱地挤在一堆，对他能与贵族们结交投来妒羡的眼光；一下子，他又热衷于与马克贝和马克斯·卡鲁格作社交谈论了。他们谈及那间“丛林舞宴”，蒙娜·道渥斯以上千朵兰花装饰她的宅第。他们又自然亲密地谈到在华盛顿的一场晚宴，马克贝在那儿遇见一名参议员，一位巴尔干公主，以及一位英国将军。马克贝称那位公主“珍妮”，并宣称他曾与她共舞。

巴比特十分兴奋，但还不致因过于敬畏而张口结舌，即使他并没有被邀参加此类晚宴，他仍习于跟银行总裁、国会议员，以及招待诗人的俱乐部妇女交谈。他机灵地对马克贝提起：

“嘿，查莱，你还记得大三时，我们包租了一辆计程车，超速赶到利维得罗，去看布朗女士的表演吗？记得你曾痛揍那个想把我们送进牢里的乡下警察吗？我们还偷了烫裤子的牌子，去挂在摩里逊教授的门上？喔，天哪，那真是一段令人回味的日子！”

对于那些往事，马克贝同意，的确是令人回味的日子。

巴比特进一步说：“大学时代算数的不是书本，而是友谊。”坐在餐桌的一批人突然起立唱歌。他向马克贝加紧攻势了，“真可惜，唉，可惜不同的事业，唉，把我们给疏远啰。我一直喜爱回味往日的美好时光。你和马克贝夫人一定得选个晚上来我家晚餐。”

马克贝含糊地：“是的，的确——”

“很乐意同你谈谈，除了你在格兰斯维尔的仓库的房地产未来发展情况外，我也许还能提供另一二件秘密。”

“太好了！我们一定得聚一次，乔其。请通知我。能够到贵府同你夫人和你共聚真太荣幸啦！”马克贝说，语气可没那么含糊了。

随后，主席用他那惊人的嗓门呼喊着重：如同过去他们对那些来自俄亥俄、密西根或印第安那的啦啦队大声喊着：“来呀，你们这些袋熊，一齐长吼一声罢！”巴比特和保罗·李尔克林以及刚恢复意识的英雄马克贝，一齐加入欢呼的行列，巴比特觉得人生再没有比此刻更甜美的了，他们齐声吼着：

战战战战战——斧

举起一把斧头，

战——斧，

奋战，

谁，谁？州立大学！

呼——啦！

3

十二月初，巴比特家邀请马克贝家人晚餐，而马克贝家不仅接受了，而且，经过一两次更改日期后，他们真的赴约了。

巴比特一家人多次彻底地商量过晚宴的细节，从一瓶香槟谈到每个人的碟子里放置几颗咸杏仁。尤其是关于其他陪客的名单。最后，巴比特决定让保罗·李尔斯林能从马克贝家得到一点好处。“老查莱会喜欢有保罗与伯吉乐·杨齐作陪，而不喜欢那些乱吹乱捧的家伙，”他这么坚持着，他太太却岔开他的话，“是的——或许吧——我想该买些林哈姆的牡蛎来，”当她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她却邀请了眼科医生J·T·安格斯博士，和一位阴郁可畏的律师马克斯威尔，以及他们珠光宝气的太太。

安格斯和马克斯威尔既不属麋鹿慈善会，也不属运动俱乐部，他们不曾称唤巴比特“老兄”，也不曾询问他有关化油器的意见。令巴比特大怒的是，她邀请的惟一“有人味的人”竟是小野一家人。哈伍德·小野有时显得相当单调无味，所以巴比特倒渴望伯吉乐·杨齐那种诙谐的语调，“好哇，你这柠檬派老脸皮，说得可真棒呀！”

午餐后，巴比特太太立刻着手准备七点半的晚宴，巴比特则遵照指示，于四点正回到家。可是他找不到任何事好让他插手，巴比特太太三次朝他叱吼说：“请别在此碍手碍脚！”他拉长着脸站在车房前，希望小野或山姆·道卜布勒或任何人过来跟他聊聊。他瞥见泰德在屋角鬼鬼祟祟的。

“怎么回事，老弟？”巴比特说。

“是你吗，爸，一个人吗？噫，妈可真的发火了！我告诉她，璐妮和我不想参加今晚的节目，她就火大啦。她说，我也得洗澡。还说，巴家的男人今晚得看来很帅！小泰德得穿晚礼服！”

“巴家的男人！”巴比特喜欢这调调，他环着儿子的肩膀，真希望保罗·李尔斯林有个女儿，那么泰德便可以娶她了。“是啰！你妈真难侍候！”他说着，两人一齐大笑，一齐叹

气，而后乖顺地入内整装。

马克贝一家人迟到将近十五分钟。

巴比特希望，道卜布勒一家人能瞧见马克贝家的豪华轿车，以及身穿制服的司机。

晚餐十分可口丰盛，巴比特太太还摆上了她祖母的银烛台。巴比特很卖力地周旋来客间，他的确做得不错。他原准备要讲的笑话一个也没说，他专心倾听别人的谈话。他还为马克斯威尔引了话头：“让我们听听你的黄石公园之旅吧。”他一直赞美别人，极口赞美。他也寻机会说，安格斯博士是人类的恩人，马克斯威尔和哈伍德·小野又是何等博学之士，查莱·马克贝则是有抱负的青年的模范，而马克贝夫人可是天顶市、华盛顿、纽约、巴黎和其他许多大城社交圈中的明珠。

然则，他没有引起大伙的兴趣，那是个缺乏主题的晚宴。巴比特很清楚，他们并无理由这般沉闷，每人的谈话显得既艰涩又非情愿似的。

他集中注意着露茜儿·马克贝，留心不去注视她那白皙可爱的肩膀，以及那撑起她长袍的茶色丝带。

“我想你不久就要再去欧洲了吧，是吗？”他引起话题。

“我很想再到罗马待几个星期哩。”

“我想，你在那儿一定观赏了许多名画、音乐、古玩和那儿的一切东西啰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，我想去那儿的真正目的是，在维尔黛拉莎华有家小餐馆，在那儿你可吃到世上最美味的通心粉哩。”

“哦，我——是的，那一定值得去尝尝的啰。是的。”

十点差一刻，马克贝深深抱歉他的太太头痛了。巴比特帮他穿大衣时，他爽快地说：“我们得再找个时间聚聚餐，谈谈那些老日子。”

其他客人姗姗离去时，是十点半，巴比特转向他太太，哀恳地说：“查莱说他今晚非常愉快，而且希望能再聚聚——说不久要邀我们到他家去聚餐。”

她终于说，“哦，这只是个安静的夜晚，但总比那些嘈杂的宴会，大家争着说话，而不能真正定下心来——美妙的安静的享受。”

然则，从他睡廊的卧床上，他听见她那徐缓无助的低泣声。

4

一个月来，他们一直注意社交专栏，期盼着回请晚宴的佳音。

马克贝家于参加巴比特家的晚宴后，由于贵为接待吉拉尔·道克爵士的主人，整个星期在报纸上大出风头。天顶市热烈欢迎吉拉尔爵士（他来美国购买煤炭）。报纸采访他有关禁酒令、爱尔兰、劳工失业率、海军航空、外币交换汇率、喝茶与饮威士忌的比例、美国妇女心理，以及英国州郡家庭的日常生活方式。吉拉尔爵士似乎都懂得这些问题。马克贝家为他举办锡兰式餐宴，“拥护者时报”的社会版编辑伊罗娜·比尔·贝特小姐，发挥了她诗文风格的最高境界。巴比特在早餐桌旁高声朗诵：

“介于原始与东方的装潢风味，奇特又美味的珍馐，声名显赫的宾客，迷人的女主人，和著名的男主人，天顶市的空前盛举，昨晚查莱·马克贝伉俪为吉拉尔·道克爵士举行锡兰式晚宴。敝人以为——，我们是何等幸运的一群！——蒙赐厚爱得以亲睹此一仙境般的异国风味景象，即令蒙地卡罗或最佳的外国首都大使馆也比不上如此动人。天顶市迅速发展成为美国社交界第一把交椅，并非没有理由的。

“道克爵士相当谦虚，不愿意承认，事实上这是自史丹伯林伯爵的纪念性访问后，带给本地荣耀的最明显的标志。他不仅是英国贵族，同时也是英国金属工业的领袖。他来自诺丁安，是罗宾汉深爱的藏匿之处，这个城市，据道克爵士透露，是个有二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三人的现代化城市，以饰带制造业为最重要，其他工业也并驾齐驱。我们认为，他身上或许流着当年那位出没于绿林、爱恶作剧的罗宾汉的贵族血统。

“可爱的马克贝太太昨晚的迷人足以倾倒众生。她身着一袭黑色网状晚礼服，衬着一条雅致的银色丝带，纤美的腰际环着一簇鲜艳欲滴的亚伦乔玫瑰。”

巴比特鼓足勇气说：“我希望他们不会邀我们会见这位叫道克爵士的家伙。他娘的，

我宁可只有查莱和他那尊夫人在座的那种小小餐宴。”

在天顶市运动俱乐部，大伙广泛地讨论着这件事。“我认为，此后该称呼马克贝为‘查爵士’了。”西得尼·范克史坦因说。

“那可搞得我们大家进退两难啦，”满脑子统计资料的哈伍德·小野沉思着，“有些人真弄不清事实。该唤‘吉拉尔先生’时，这儿的那些家伙却偏要叫他什么‘道克爵士’。”

巴比特显得很惊讶，“是这样吗？好！好！是‘吉拉尔先生’，呃？你们就这么称呼他们，呃？喔，先生，我很高兴晓得这一点。”

随后，他对他的销售雇员评说：“真可笑，有些骚家伙只因有了那么几个钱，便去逢迎外国贵宾，自己却没有半点兔崽子的脑筋，不懂怎样去称呼对方，让人家觉得宾至如归！”

那天晚上，他开车回家，经过马克贝的轿车，他看见吉拉尔爵士，一位高大、红润、突眼的条顿族英国绅士，稀黄的胡须，令他显得忧伤与疑惧。巴比特缓缓地继续驾着车，感到一种重负之下的无力感。脑中蓦地闪过一个无法解释的念头，确信马克贝一家人正嘲笑着他。

他强烈地表现了他的沮丧，他如此向他太太说：“真正潜心于事业的人，可没有闲暇浪费在像马克贝那帮人的身上。社交这玩意，就像其他嗜好一样；如果你全心投入，总会混出个名堂来的。不过，我宁可找机会同你跟孩子聊聊天，也不愿去追求那种蠢玩意儿了。”

他们再也没有提及马克贝一家人。

5

在这懊恼的时刻，还得去虑及奥伯布鲁克一家人，实在令人遗憾。

艾德·奥伯布鲁克是巴比特班上的同学，一直是个失败者。他有一个大家庭，在道契斯特郊区外经营惨淡的保险生意。他显得灰黯、瘦削而不显眼。他一直总是这一副灰黯、瘦削，毫不显眼的模样。在人群中，他是那种一向被忘了介绍，然后想到时又得热络地介

绍一番的人。他赞赏巴比特在大学时代的人缘，羡慕他在房地产界的权势，他漂亮的房屋，和华贵的衣着。这令巴比特相当得意，虽然，有一种责任感的自觉同时困扰着他。在同学聚餐上，他看见可怜的奥伯布鲁克，身穿发亮的藏青色哔叽生意服，儒怯地跟另外三个失败者缩在角落。他走过去热心地招呼：“哦，哈啰，小艾德！我听说你现在包办了道契斯特区的保险单的写作。真棒啰！”

他们忆起旧日美好的时光，彼时奥伯布鲁克时常写诗。令巴比特窘困的是，奥伯布鲁克未加思索冲口说：“嘿，乔其，我真不想知道我们怎么变得如此生疏了。希望哪天晚上，你能和尊夫人光临舍下晚餐。”

巴比特压低声说：“好！一定啰！只要通知我一声。内人和我都希望过来聚聚。”他忘了这件事，然则不幸地，艾德·奥伯布鲁克没忘，他不断地打电话邀巴比特聚餐。“或许去一趟吧，解决了事，”巴比特朝太太叹惋着。“这可不就是要吓吓人吗，这可怜虫真是一点社交礼节也不懂？想想看，他就直打电话给我，而不会要他太太坐下来好好写一张正式的邀请卡给我们！噢！我猜我们这下子给缠上啰。都是那个什么同学会的玩意儿惹来的麻烦。”

两星期前的一个晚上，他接受了奥伯布鲁克再次近乎哀恳的邀请。一个餐聚两周前就预定，似乎有些骇人，两周的时间猛地溜逝了，令人沮丧的时刻终于到临。他们必得更改预约时间，因为他们要宴请马克贝家，然则熬到最后，他们还是郁郁不乐地驾车往道契斯特区奥伯布鲁克的家。

一开头，气氛就糟透了。奥伯布鲁克家的晚宴六点半开始，可是巴比特家却从不曾在七点钟前用膳。巴比特让自己迟到十分钟。“我们尽量缩短待下来的时间。我想，我们得快点逃出来。我就这么说啰，明天一大早我就得上班。”他盘算着。

奥伯布鲁克家的房子令人气闷，是一座双并木造住宅的二楼；婴儿车般大小，旧帽子挂在厅堂，空气中浮着一股甘蓝菜味，一本家用圣经搁在桌上。艾德·奥伯布鲁克夫妇跟平时一般，既显得笨拙，又衣衫褴褛，而另外的来客是两家低贱的家庭，巴比特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，他也不想知道。然则，奥伯布鲁克笨拙地赞美他时，他深受感动又很不自在：“老乔治今晚光临寒舍，我们深感荣幸！当然，你们都在报上读过他的演讲词和雄辩了——而且，这小子也是很帅，呃？——可是，我总是回想大学时代，他是位多么了不起的交际老手，又是班上最好的游泳能手之一。”

巴比特试着装出快活的样子；他一直努力佯装着；但他发觉，奥伯布鲁克的儒怯，其他客人单调乏味的谈吐，奥伯布鲁克太太缺乏活力的笨拙，这一切都无法引起自己的兴趣。奥伯布鲁克太太戴一副眼镜，皮肤灰燥，头发紧紧盘束在头上。他讲述一个最精彩的爱尔兰故事，却似浸湿了的蛋糕般一路沉到底。最令他感到泄气的是，奥伯布鲁克太太在喂八个小孩，烹煮、擦拭的忙碌当中，偷闲出来寻他交谈的时刻。

“我想你不断地往来芝加哥和纽约吧，巴比特先生？”她引起话头。

“哦，我常去芝加哥。”

“那一定非常有趣哪。我想，你到过所有的戏院吧？”

“哦，说真的，奥伯布鲁克太太，我最感兴趣的倒是在路旁的一家荷兰餐厅，吃一份巨无霸牛排！”

他们再无话可说。巴比特感到遗憾，但也没什么指望；这是一回失败的晚宴。十点钟时，从毫无意思的闲聊中惊醒，他尽可能愉悦地说：“恐怕我们得走啰，艾德，明天一早我得跟某位先生碰个面。”当奥伯布鲁克帮他穿上大衣时，巴比特说：“重温过去的老日子真好！我们得再找个时间聚聚餐。”

开车回家途中，巴比特太太叹口气：“真是可怕。可是，奥伯布鲁克是那么的羡慕你哩！”

“是啰，可怜虫！似乎把我当作一位小小的天使啰，全天顶市最后的男人。”

“哦，你当然没有那么——噢，乔其，你想我们目前不必回请他们来家晚餐吧，是吗？”

“噢呵！噢，我希望不必！”

“听着，哦，乔治！你不要跟奥伯布鲁克提这件事，你提过吗？”

“没有！噫！没有！真的，我没有！只是做个样子表示改天请他吃饭罢了。”

“哦……噢，亲爱的……我不想伤他们的感情。可是，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忍受另一个像这样的晚上。再说，假如有些人，像安格斯博士同他夫人来访，碰到奥伯布鲁克一家在咱们家做客，他们会以为我们有那样的朋友！”

他们足足担心了一个星期，“我们实在该邀请艾德和他太太的，可怜的人！”然则，一直没有碰见奥伯布鲁克一家，他们便淡忘了，一两个月过后，他们说：“那真是最好的方法啰，就这样让它溜过去吧。邀他们来这儿，对他们也无啥好处。他们会感觉不属于这种地方，会很不自在。”

他们再也没有提及奥伯布鲁克一家人。

第十六章

*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
for literature*



1

确定无被马克贝家认同的可能，令巴比特觉得心虚，同时觉得有点荒谬。然则，他更定期参加麋鹿慈善协会；在一次商会的午餐会上，他演讲关于罢工的罪恶；他再度视自己为杰出的市民。

俱乐部和协会是慰藉他的精神的食粮。

一个天顶市的高尚人士，必得隶属于那种有无数分会的午餐俱乐部中的某一个，同时隶属两三个那更好了；或者隶属于扶轮社、古瓦尼斯俱乐部，或拥护者俱乐部；或者隶属于怪人俱乐部、巨鹿俱乐部、共济会、红人俱乐部、樵夫俱乐部、猫头鹰俱乐部、秃鹰俱乐部、麦克比斯俱乐部、匹锡亚斯同盟会、哥伦布同盟会，以及其他以高度热诚、健全道德和尊崇宪法为特性的秘密会社。加入这些社团的理由有四：它让人有个去处，有个事做。它对生意大有益处，因为会友兄弟常成为顾客。它使那些无法成为机要顾问或指挥官的美国人，拥有一些虚夸的尊称，像德高望重的记录作家或伟大的赫格等等尊称，来提高上校、法官和教授的一般声名。它也允许被束缚的美国丈夫，每星期可有一个晚上不在家。社团即是他的广场，他的路边咖啡座。他可以撞撞球，谈些男人的话题，也可以露点猥亵和豪勇。

巴比特便是他自己所说的，凑合所有这些理由的“加入者”。

在他这些多彩多姿的公共成就之后，则是办公室例行工作的单调琐碎：租赁契约、买卖契约、财物出租表。参加雄辩、委员会和社团的夜晚，他像饮白兰地般的激兴，但是每天早晨他喑哑无声。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，他变得神经质了。他公然地与他的外务推销员史丹莱·格雷夫冲突；虽然麦克钟小姐的妩媚使他平日总是笑吟吟地客气相待，但有一次只因她修改了他的信函，便对她咆哮。

然则，在保罗·李尔斯林面前，他感到轻松，每星期至少一次他俩抛开了那种世故和成熟。周末，他俩打高尔夫球，相互揶揄着：“打起高尔夫球来，你倒像个网球好手哩。”或者，整个周末下午，他俩开车兜风，停在村间的快餐厅，坐在柜台前的高凳子上，喝着厚杯子里的咖啡。有时，保罗会在黄昏时带着小提琴过来，当这寂寞的人迷恍在音乐中，让他黯淡的灵魂永远匍匐在眩惑的未知的路上，这时，甚至姑拉也沉默无声。

2

没有一件事比巴比特对主日学校的卖力，使他显得更纯洁和闻名了。

他的教堂，詹丹路长老教会堂，是天顶市最大、最富有的教堂之一，也是一座大半由橡木建筑的线条柔和的教堂。教堂牧师是约翰·强尼森·指鹿牧师，他是文学硕士、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（文学硕士和神学博士得自内布拉斯加州爱尔伯大学，法学博士得自奥克拉荷马州瓦特伯里学院）。他口齿伶俐，富有干劲，且多才多艺。在指控工会以及为提高国内服务品质的会议上，他担任了主席，他向听众透露，他曾是个贫穷的小男孩，也曾送过报纸。他在“拥护者晚报”的周末版，写过《有气魄的男人的宗教信仰》和《金钱与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》两篇社论，这两篇文章以粗体字印刷并围以波状花边。他常说他以“众人皆知他本来是一位商人为荣”，又说“不准老撒旦垄断所有的精力和冲劲”。他是一位瘦削、乡土气的青年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额前垂着暗棕色的刘儿海，但当他把自己投注于演说中时，他便显得强劲有力了。他承认自己有太浓厚的学者和诗人的气质，无法模仿福音传道家麦克·曼笛，然则有一回，他宣称：“我的弟兄们，真正吝啬的小气鬼，就

是那种不愿献身给上帝的人”！他以如此的挑战，令他的教友觉悟新的生命，同时也募得一大笔捐款。

他使他的教堂成为真正的社区活动中心。除酒吧外，任何东西都不缺。有间托儿室，星期四有个晚餐会，其后作简短的布道演讲，一间健身房，两周一次电影欣赏，一间供给年轻工人技术性书籍的图书室——然则，不幸地，除了洗窗户或修理暖炉外，并无年轻工人进入这教室——还有一个定期缝纫的妇女慈善组织，在指鹿太太大声诵读正经的小说下，她们替穷人的小孩缝制短裤。

虽然，指鹿博士的神学是属于长老教会，他的教堂建筑却是高雅的圣公会主教派风格。如他所说，它具有“堂皇的古英国教会建筑的不朽特点，是永恒的信心、虔诚和文明的象征”。它是改良的哥德式建筑，用灿朗的铁点砖砌成，大厅堂装饰着许多雪花石膏球，以其内的灯泡来间接照明。

十二月里某天早上，巴比特一家人进入教堂时，约翰·强尼森·指鹿博士正滔滔不绝地作动人的演讲。听众密密麻麻的。十位精神抖擞的青年招待员，穿着系有白玫瑰的晨礼服，从地下室搬来可折叠的座椅。有个感人的音乐节目，由基督教青年会的教育指导员雪登·史密斯指挥，史氏也唱了奉献歌。巴比特不大关心这种音乐节目，因为年轻的史密斯先生曾经受教于一位误入歧途的人，他教史密斯先生唱歌时要微笑，微笑，微笑，而巴比特只以同是演说家的身份来赞赏指鹿博士的讲道。这讲道本身带有一种智性的特质，使这家詹丹路的教堂大不同于史密斯街上那些污秽的教堂。

“在这一年丰收的时节里，”指鹿博士歌颂着，“虽然历经暴风雨和坎坷的道路，艰苦的旅人仍让灵魂四处翱翔，猝然下降攫获了十二个月来的劳力和焦虑的报酬，啊，对我而言，这似乎是在我们表面的失败背后，却有个灿闪着金光的合唱团唱着优美的祝福歌；看啊！在朦胧的地平线上，缤纷的云彩之后，我们看见雄伟的群山——旋律之山、欢乐之山和权力之山！”

“我的确喜欢带有文化和思想的讲道。”巴比特默想着。

礼拜仪式结束后，牧师在门口热络地和巴比特握手，巴比特很高兴，牧师格格笑说：“喔，巴比特兄弟，你能等一下吗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没问题，博士！当然可以啰！”

“到我的办公室来。我想，你会喜欢抽根我那儿的雪茄。”巴比特确真喜欢雪茄。他也喜欢这间办公室，仅凭那张贴着的有名的告示：“这是主忙碌的一天。”它的传神，就令这办公室与众不同了。奇姆·福林克进来了，然后是威廉·华·俄桑。

俄桑先生已七十岁，是天顶市第一州立银行总裁。他仍穿着留有对开的优美的嵌片的衣服，那是1870年代银行家的制服。如果说巴比特是嫉羨像马克贝那般时髦人士，那么在威廉·华盛顿·俄桑面前，他则是满怀虔敬了。俄桑先生和那群时髦人士毫无关系。他的地位在他们之上。他是1792创建天顶市的五人之一的曾孙，他是第三代银行家。他